四庫全書

子部

木鍾集卷五

宋　陳埴　撰

書

堯舜之聖至於來鳳皇舞百獸而乃有百姓不親等

語

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君子多而小人少耳自古觀否泰只如此幾曾盡無小人

舜能使瞽瞍之不格姦而不能化商均之不肖何哉不格姦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使父子如初耳非謂能移其氣性使作聖賢

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儒謂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年二歲仲壬方年四歲幼主不可立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及攷史記乃以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是湯崩之年更七年而太甲始立與經文何不相合

二說互有矛盾集註已備言之止云未詳孰是竊意從書序之說於孟子史記有礙其勢不得不轉年為歲享年之數稱年序齒之數稱歲程先生從序故轉二年四年之年為歲從孟子史記則書序失實第居憂三年又不知為誰憂耶所以未詳孰是其中又一說切詳孟子所以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乃是謂伊尹曾相此二君來不然舉此二君何為果如此說即居憂為仲壬也

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而

疑周公豈世變然耶

伊尹以義正君其義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懇惻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擔擔了不管人言周公思兼三王百事周密詳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伊尹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成王得吉卜而營洛何為終居鎬京逮平王東遷周室自此衰微然則周公陰陽龜卜吉凶之說殆誣也

歟

周公卜洛乃是營行宮鎬京與洛陽雖為兩地不出王畿千里（先史謂鎬京八百里洛陽六百里通成方千里）周禮經制備密文勝前世皆此類若興王之數營洛之初已自有說正不以形勢為固

周禮司刑掌法以二千五百之屬均其數於五刑至穆王之用刑乃有五刑之屬三千何也

法制隨時刋定常自疎而之密一似淳熙申明便與乾

道中明不同此却不是死執物

堯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與月令四仲昏旦中星不同何故

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堯典之所指即謂昏中也其以星鳥言者是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耳然堯典但提其

大綱若歷家則轉加密矣故月令析為十二三統析為二十四氣且兼旦中而言則愈析愈密固不厭析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其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又奇一度置周不數而獨數其奇故謂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歷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厯

法不同大抵較疎密耳

四凶之惡堯不誅之而舜誅之何也謂四凶在堯時惡未著如驩兜薦共工一事肆其欺罔罪安所逃然堯不誅之何耶

驩兜因問而舉未是欺罔但堯自照破羣情耳所以照破而復容之者猶明鑑在此雖妍醜洞照亦須待物來方可不曾持鑑索照蓋索物而照之即非廓然之公物來順應矣　又曰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舜是也

取之而撫民不悦則勿取堯是也

古者道德同風俗一雖蠻貊猶且向化如何却有不率化之蠻夷居於中國如魯之徐戎

中土凡山谷愈險之地即有小戎種落居之猶今之蠻徭然蓋古以封建治天下疆理其大界其土地之未開闢者處處有之其後種落漸繁不安巢穴則木拔道通漸變夷之矣

書序堯曰聰明繼之曰欽明

聰明以天德言欽明以人德言雖是堯舜性之亦不廢
兢業寅畏聖人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舜七旬有苗格高宗三年始克鬼方文王伐崇因壘
而降宣王伐玁狁至與六月之師

舜文戰德高宣戰義

后夔典樂四語與臯陶九德旨意如何

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
而歸之中若臯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寬而又栗

柔而又立者然也然上面四德已包下面九德而九德之目又推廣上面四德言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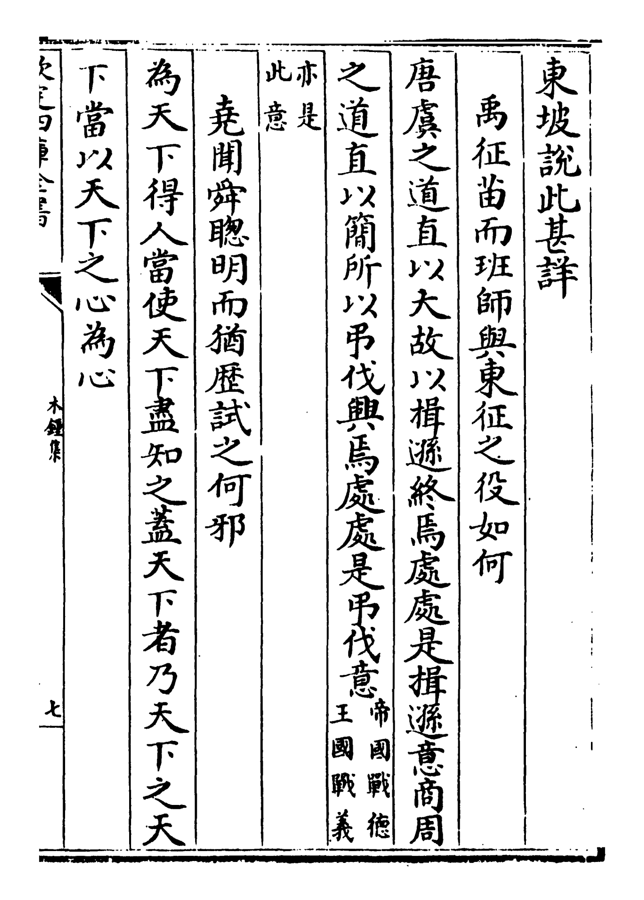
大禹誓師不及誅賞而啓之誓師已有用命不用命之賞罰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霸夏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皆世變使然

天子有征無戰啓與有扈乃戰於甘之野至羲和湎淫又在有扈之後乃曰胤往征之

有扈之不臣如驕子之失於慈母蓋孕育唐虞大化中真嬰兒視啓故至於言戰羲和之罪如脫慈母而畏嚴師蓋今日之仲康非復前日太康之比故以征言用兵難易故措辭不同

羣飲可赦也成王曰予其殺夫羣飲而至於死雖秦皇漢武無是法也而成王有是言豈三代容有是法酒誥之書為殷民作是酒池肉林遺惡猶在所謂亂國用重典也



東坡說此甚詳

禹征苗而班師與東征之役如何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遜終焉處處是揖遜意商周之道直以簡所以弔伐興焉處處是弔伐意帝國戰德王國戰義

亦是此意

堯聞舜聰明而猶歷試之何邪

為天下得人當使天下盡知之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當以天下之心為心

以禹貢九州之次攷禹治水次第豈其道里之使然耶要必有説

冀為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北

北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禹貢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為五服莫是分州為貢賦設建服為諸侯朝見設

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為經分服以為緯每州為二

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各隨道里遠近為疏數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

穆王作贖刑有罪皆得贖罪毋乃富者之幸邪

五刑之疑降為五罰五罰之疑方為贖法非謂有罪可贖

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於文武成王之世商

民未愜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耶

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旣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

禹貢賦法如何

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

有不均之患

東萊曰方伯専征只是四夷入邊臣子簒殺不容待報其他如九伐之法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専也昔文王為殷西伯而伐黎還是待報否

竊意湯征葛文王征黎皆弔伐之始事不待有王命文王紂用兵伐諸侯但不用於紂耳是時天下濁亂不復有王命采薇詩序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此臆度之辭不足憑也

羲和以酒湎廢職何至移以六師

但看史臣序事首以酒荒于邑之語其事已明至胤侯始說其罪則曰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荒于厥邑只此四語則羲和罪狀明白可見蓋羲和世掌天文職在王朝一旦擅棄官守遠歸私邑沈湎潰亂雖日食而罔聞知此必朝會不至召命不行非勤六師則無以正其罪若止在朝列而湎酒廢職一有司行法耳惟其畔官離次淫荒于厥邑有若負固不服之諸侯加以天

變不知揆諸政典自有必殺無赦之罪所以致勤六師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乃誓師戒殺常語

土地廣輪只有許多虞夏之世宇内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舜嘗至蒼梧禹亦至會稽見得當時禹迹徧天下大約已盡入職方矣周公雖曰斥大土宇亦不過開闢邠岐以西何故夏五服以五千里周九服起自洛陽土中想夏制起自河内未知然否

閩廣號百粤之地至秦始皇方開闢為郡虞夏之迹决不至此禹跡曾至會稽猶可言也若蒼梧以為舜所葬此必無之理舜旣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廵狩至于南蠻之地且葬于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而傅會之不知陟方即升遐上仙之異名耳

夏五服周六服周官九服見於經者如此漸開漸廣更復何説觀禹貢説朔南暨聲教一句可見止及其所可及耳然聲教則無遠不被雖蠻貊之邦行矣故云訖于

四海

木鐘集卷五

木鍾集卷六

宋　陳埴　撰

詩

詩之比興賦

大率興詩如關雎之詩是蓋二句托物二句言事辭實相對立而意不比是之謂興比詩不言事只取物之親切者詠之如螽斯之詩是賦詩或直言事或感物意非

比興者是如卷耳之詩晦翁所解者也然比詩亦有言物而復言事者又不可以例觀也大約賦詩有兼比者興詩亦有兼比者如麟趾之詩前二句是興後一句于嗟麟兮之類乃是比他可類推若是後去詩有十二句上下成一章者只看起初辭意以别三體　詩傳之例凡說興而比者謂上文是興體下文是比體若南有喬木之類是他一章中自分比興非謂比中含興興中含比若興中含比者乃興而有比義如關雎鵲巢之類雖

則含比只可斷以興比中含興者乃比而不實如白華之類半比半興悉斷之比則前後有此例者更觀玩凱風前兩章皆以凱風自南起詞詩傳以首章為比而又以次章為興不知一物六義詩中曽有此體否三虛一實非興体兩語虛起兩句實應此興體也古人毛馬而用之故詩曰乗乗黄乗乗鴇然秦風之騏騮是中騧驪是騋則騋馬服馬一乗四色豈秦獨異於中國耶

朝祭之車謂之毛馬馬則齊其色戎獵之車謂之物馬馬則齊其足與力戎馬齊其力田馬齊其足

止齋謂檜亡為東周之始曹亡為春秋之終乃以為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為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

詩序出於漢儒不可凴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

之談聖人作春秋决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帆但止齋之言意謂當無王無伯之時雖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說詩

比類多說物不見說事上兩句意未盡發下兩句正所謂一倡三嘆一人獨唱而三人備和之如麟之趾之類

生民詩履帝武敏歆或以為帝嚳之行或以為蹈巨

人之跡

巨人跡據詩辭直是有如此天地間事有非耳目所常見聞者甚多不可信耳目而小天地

關雎王化之基遷史乃謂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鹿鳴小雅之盛遷史亦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何謂也

四始之詩不應以亂世之作冠於風雅之首今但玩其詩刺體邪美體邪古今說者皆說詩之辭不足凴據惟

有詩文可據從甲說則詩文為近從乙說則詩文為遠從甲可也　此說詩之法亦斷按之法

木鐘集卷六

木鍾集卷七

宋 陳埴 撰

周禮

周禮鄭注云凡府史皆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所給傜役者不知幾時代邪又不知俸禄何取給耶

府史即庶人之在官者有代耕之禄既自辟除即無限年任事則存留否則黜去然古人府史多世守此無明

據意如此耳胥徒即民之給徭役者 鄉大夫自辟 均人

豐年公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古注改旬為均非也

繇役則無禄

宫伯云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竊意此特宫中

儆備耳注以為或選當行周制不士王不出尚不行

况士庶子之宿衛王宫者哉然國子亦自有從戎事

者彼蓋諸子所掌非宫伯所掌未知如何

諸子職云若國有兵甲之事則帥國子而致諸子唯所

用之正謂此也大事謂兵甲之事作謂調發起太子無境外之事止謂居守耳國子在學則隸於大司樂在宮則隸於宮伯在兵則隸於諸子

成周鄉大夫皆世禄獨上中下士以大比之賢能處之官職有限仕進無窮如何安頓

王朝公卿大夫元士雖不多員數六鄉之遂有多少官人吏除其長外卒是下士中士為之多至二萬人古者鄉舉里選不患無缺只患無人耳所謂使民興賢出使

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正謂入鄉遂中仕為比閭之長是時決無待鈌耳

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曰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是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而計之則三兩之數也四乘則三卒之數也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也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也積至於千乘則六軍聚

焉是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言之則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卒伍法與丘甸法異卒伍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積而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比閭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有此家數即六軍實有此兵籍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六十四井之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一乘乃七家出一人是六鄉之家悉可以為卒而不盡調以為兵兵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乘法

一是兵籍全數　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看

大司徒既掌邦教典樂又掌教何耶

司徒掌邦教所以教天下之萬民周禮有十二教之施是也典樂成均之法所以教王朝之子弟周禮所謂中和祇庸孝友興道諷誦言語是也其在司徒者則謂之鄉學在典樂者則謂之國學

周官師氏掌内朝司士掌治朝朝士掌外朝三官分隷三卿分掌三朝其制明矣而文王世子記外朝之

政則曰司士為之何不同也

太僕掌內朝司士掌治朝朝士掌外朝師氏近臣掌伺察王之動靜而以𡤻事告誥人主此項官屬最切君德非掌朝儀也自太僕所掌燕朝為內朝即司士所掌治朝為外朝文王世子所言是也自朝士所掌治朝為外朝即司士所掌治朝又為內朝玉藻所言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

王之卿六命公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命掌

於典命則天子之命也及攷王制則次國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命於其君意者夏商之制然歟

此當以王制兼攷典命但言其命數不言合命幾人周制侯國之臣以達於天子為寵故惟大國之卿得皆命於天子以次各有隆殺如齊本侯爵惟高國二卿得命于天子管仲雖秉權不過齊卿且不敢當天子命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位晉使鞏伯獻捷于周周人以禮讓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家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于王室則雖齊晉之卿皆不得命于天子信王制所言為周制

大司徒曰制天下之地征又曰以令地貢地貢即九貢之所貢明矣若地征豈即太宰九賦之所征乎地征總言貢賦下云以作民職即九職是以令地貢即九貢是以斂財賦即九賦是九貢為邦國之貢自是分明但九職九賦先儒分作兩項賦税竊疑不然按經但言以九職任萬民此又言以作民職即不言是賦税若

九賦即曰以斂財賄此又曰以斂財賦則所謂財賦者止九賦耳蓋九職乃其窠名財賦所從出者九賦乃將九職之所入畫項填営以待九式之用其賦之之法則如載師所言或十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五如此攷論則脉絡貫串矣

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蓋民用不足上之人不與則無以濟其用與之不取息則無以禆有司出入之耗費但周禮所載入息之數先儒謂貸萬錢

者朞出息五百意者不過二十而取一耳鄭司農謂從官借本賈而以其所賈之國貸物為息竊謂周家使民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農以粟工以器不取民以所無也苟如司農貸民本賈之説則是上下相率交征利之意王林解謂泉府所言國之財用凡以賒貸之息供之竊謂市廛之征布本以供王膳服周家却掌之泉府不妨以此項財與民間通融其所謂國之財用蓋自取具於市廛之征布耳豈仰給於

息錢乎惟其昧先王之意是以王莽舉是制行於漢王荆公舉是制行於本朝反為天下禍未審周官之法意如何

以國服為之息國服字他無證二鄭以意説之大鄭謂以物為息隨其國之所貨其論甚通恕而無多寡之準後人無可依據小鄭謂以錢為息隨其國之服事而定其準即載師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以下等級之數如此則多寡方有準耳誠如小鄭所言則周之貸民有

息者有二十而一者有什一者有二十而三者最重者不過十之二青苗取息二分是以周法至重者為準又周法以朞而計青苗則春秋兩度歛散却成四分取息又周法止是貸民不足其予之也必有司辨之不敢輕予恐其有非理之用青苗則家賦户歛招誘之不來則抑配繼之然則貸民之與聚歛其意霄壤矣韓魏公辨此最詳

來問錯認大鄭意王氏曲說不在論

井田以九起數匠人則言九夫為井而遂人乃云十夫有溝不知如何推筭

溝洫之法以十起數井田之法以九起數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匠人是也先儒之說如此與孟子合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近世諸儒皆欲混而同之殊不可曉

井田溝洫之法

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溝即不見得包溝洫在內若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洫却在內故皆以間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萬夫凡看經當以正經大字謹謹附旁若恣意曲說何有了期遂人匠人兩處溝洫分明各是一法一以十起數一以九起數既有一夫地為梗積而上之這許多地何以附着無緣消化渾合得他諸儒才見鄭氏說便謂注疏迂儒不知其說本之孟

子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晦翁總其說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是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路方員可以如圖盖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經以徑法攤筭逐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難用溝

洫法整齊分畫故逐處畫為井田雖有溝洫不能如圖故但言在其間其地綿亘一同之地為萬夫者九故經以方法總筭但止言其母數

以子數折之一同計九萬夫　葢溝洫之法成於萬夫井田之法成於一同相去不啻倍蓰不知後儒何故必欲合之茍謂周公制法不應三般兩樣此誠淺學紙上陳言古人制國四方八面多少法度豈一箇井田字了得他只如井田既有溝洫法又有比伍法又有丘甸法

丘甸則以四起數比伍則以五起數縱横羅絡參錯夾持如犬牙相制所以其法可以支久縱壞得一處更有他處在不似後世籠統壞時一齊便壞倒時一齊便倒恐古人意思如此更講明之

成周雖有井田法又有比伍丘甸法今人槩曰井田何耶

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攷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

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攷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之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乘以調兵攷之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攷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之法也溝洫長連畫去井田方方積

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乘以田數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出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去何可合得

成周鄉學國學之異

古者公卿貴賤之分明而不相亂士庶之途異而不相雜國學則專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國之小學則在王宮之左太學在郊鄉學則專以教萬民之子弟而鄉之小學則家有塾黨有庠大學則遂有序國學則掌於大司樂而大胥小胥皆其屬教法則有樂語樂德樂舞之凡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族師皆其屬教法則有六德六行六藝之目國學之選用則大胥小胥先簡不率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樂正乃論其秀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論於王朝者即為王朝之官所謂適士是也鄉學之選用則族師月讀法黨正季讀法州長歳讀法而進退之鄉大夫簡不率教者以告于司徒而後司徒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賔之而獻其書于王曰選士鄉大夫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興于鄉者往往即為鄉遂之吏如比長閭胥之中士下士是也自始學以至于入仕聖人之所以别異於鄉學國學者甚嚴矣雖然教法均欲

其成才耳成才均欲其用耳國子之成才既使之進于王朝之顯仕矣而鄉民之秀傑者其可終抑之以為鄉之小吏乎蓋三代世臣之法先貴而後賤先親而後踈國之子弟吾固不可使之出而與鄉民伍而鄉民之不願仕于鄉者聖人又有選用仕進之法一與國子等内不失之輕國子外不失之棄鄉民成周學校之善豈不於斯可見

周官六鄉之吏舉一鄉言之比長計二千五百人閭

胥計五百人合六鄉言之比長下士共一萬五千人閭胥中士共三千人不知周官三百六十如何有許多中士下士

成周之官有二有王朝之官有鄉遂之吏王朝之官其職有三百六十其官有三百八十四人據周禮公卿大夫加一倍法鄉遂之吏只比長下士共萬五千人閭胥中士共三千人而六遂之吏不與焉非必升於王朝論於司馬而後官之也何以言之王朝官出於國學六鄉之吏出於鄉

學國學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其學官之長則為大司樂其屬則大胥小胥簡其不帥教則告于大樂正大樂正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司馬曰進士鄉學以教萬民之子弟其學官之長則為鄉大夫其屬則州長黨正之類亦必簡其不率教以告于大司徒而後司徒賓興其賢者能者獻于王曰選士故自國學出者皆仕于王朝之官所謂適士元士也其禄視附庸之國若夫自鄉學出者官為六鄉之吏即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

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所謂出長是因其徳行可以為長則使自五家之比出而為二十五家之長是為閭胥以長其民入治者是因其才能可以治事則使還入五家之内是為比長以治其事閭胥比長其位皆係庶士其禄與庶人在官者同止足代耕其禮之優僅免鄉之徭役而猶未免司徒之征由此觀之則王朝之士為命士六鄉之中士下士乃不命之士典命有不命之士蓋其教養論選仕進之法本自不同故也雖然六鄉之

賢能豈終不得仕進於王朝邪方其升於王朝之時若不願仕於六鄉則自司徒而徑升於國學曰俊士按王制然後論選仕進之法一與國子弟等是則六鄉之民進可官於王朝退可官於鄉遂未成者猶得養之於學無成者不失為受田之民成周之時鄉遂之民所以多髦士者其道蓋出諸此

天官冢宰與王論道官也雖酒漿財用會計等事皆領於天官之屬莫是又使冢宰兼有司之事否

冡宰專一節制人主若財計若酒漿之類雖各有司存但有司不可與人主較可否冡宰上行三公事凡有司所不可較者冡宰可談笑而道之乃是格君心之大者不待事已出而有司紛爭之鬨止齋說

士田在近郊近郊只五十里一官自有八十來士如何將五十里郊了得許多士禄又不知自士以上田永為已業罷任則或歸之官

士不受田所謂士田者以此田之入供士之禄也下士視上

農謂之代耕之禄即不受田可知　王制除封國外其餘以禄士即士田也所謂近郊五十里者謂去王城五十里外四面皆近郊六鄉在其中不知幾田幾里

周官設女巫氏女巫非宫中所宜置也漢文尚除其制孰謂周公為之乎

女曰巫男曰覡古人既有禱禳之事與其旋求於外不若預設於内既屬之於王官又統之以冢宰即與後世妖巫異也

古者用民三日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與王制不同意者歳不過三日恐是力征非服戎之事君服戎之事則不止三日未知是否

三日法之常視豐凶者行法之權只三日力役之征聖人猶愛惜民力如此兵事以一歳為更不在此限

成周取民之制不過什一然攷之當時豈但什一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五或無過什二何若是之不同

耶説者謂周人重務本而抑末利故若是之不同使果重本而抑末則止可以言漆林之征其餘又不可以例論

什一之法止行於井田溝洫鄉遂謂十夫有溝乃十而賦一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十而賦一其他如廛里之賦宅田土田賈田之賦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賦與夫甸稍縣都又見於載師所言差等不同者疑皆不在井田溝洫之數只攷載師自見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言為然而

孟子言班爵禄亦然至周禮大司徒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至子男皆悉倍於王制孟子之所論說者謂周禮併附庸而言使併附庸而言然王制論諸侯之附庸亦不與分地之數姑以公地觀之未有公地居其一而附庸乃居其四也

周禮與孟子實不同孟子是商制王制亦是商制周禮乃成周制成周制作百度皆别封國增廣無可疑者今惡其異而必曲說以合之縱饒如何巧說終無可合之

理

周官刑罰慶賞相及相共頗類商鞅相收相連之法説者以為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固然然後世不能皆文武周公則此等刑法多是流入一切中來不知周公立法之初亦嘗慮及此否

比伍法當與井地溝洫相持其授田時或八家而同井或十夫而同溝已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是相保相愛相友相共之意已自見於授田之時矣可以比伍而無法乎今既無井田溝洫只有保伍法孤單在此所以少恩也

出使長之入使治之

出五家之比而為二十五家之長或出二十五家之閭而為百家之長是之謂出長本五家之中居仍舊入作五家之官本二十五家之中居仍舊入作二十五家之官是之謂入治此是鄉學出身即使就鄉學中作吏此

鄉舉里選之法也

大宗伯之職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也而釋獻饋食四時祭中皆有之鄭氏別此為祫為禘不知其說何據

宗廟之祭除四時祭外大祭只有祫與禘周禮旣冠釋獻饋食于四時祭之上即為祫禘可知鄭氏亦以文勢推之本無可證

周制鄉三老即三公則六卿之大夫即六官之卿分

攝之耳然春秋世婦每宮卿二人六宮則十二卿也

此豈六官之卿分攝邪

每宮卿二人疑是卿領二宮周禮官制用倍法卿只是六人掌六典者此六卿也此是以一卿兼領諸司所謂官聯者是非攝也程傳謂每宮卿十二人即三夫人九嬪共十二人

鹽人掌鹽之政令然三代無摧鹽法不知當時如何

措置

天官酒漿醯醢之類皆主王之膳羞聖人以道制欲凡

男女飲食之奉使冢宰節制行於其中乃格心之大者
非可以後之政令言
周家朝聘制度大約諸侯親見於王有六禮朝覲宗
遇會同是也諸侯使其臣見於王有二禮聘覜是也
王朝臣下交諸侯有四禮間問歸賑賀慶致禬是也
槩見於經者如此但小行人曰存覜省聘問臣之禮
也不知諸侯使其臣如王所有此五禮即聘覜之禮
明矣鄭行人注謂間問即存省之屬則存省問三禮

未辨其何所據

諸侯自身行禮者有六朝覲宗遇會同使其臣行禮者有五存覜省聘問五禮中或言聘恐其總耳故大宗伯復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則問視者疑即存省問之總名也王之撫諸侯亦有存覜省之禮蓋上下不嫌同名耳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至遂人則曰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

中地田百畝萊百畒下地田百畒萊二百畝大司徒

何以言易遂人何以言萊

易之與萊世儒多言地力薄者休一歲為萊至明年而易種是為中地一易其甚薄者休二歲為萊至後年而易種是為下地再易是固然矣但盡使休百畝二百畝之田而為草萊之地則萊者地力益薄而其後施功愈難今人耕地則無收一年古人所謂易與萊不如是其拙也按漢趙過為代田代即古法之所謂易也其法一畝分而為

三甽廣尺深尺古言濬畎澮距川即種苗之水地也而播種於三甽中歲代處故曰代田代處謂畝濶六尺三尺為甽則三尺為隴甽與隴相間若今種薑一法然今年此為甽而彼為隴明年此為隴而彼為甽每歲更易其甽以播種則常得生地而地力完及苗既滋長則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則隴盛而根深可耐風與旱故能以薄地而倍收此趙過代田之法也趙過自言即古田法古稱南畝皆向南而分甽東畝謂皆向東而分甽可見周官之所謂易與萊者不過更

代而分甽隴一易則間一隴而為甽再易則間二隴而為甽種𧿹則結實倍古人治地能以惡為肥為有此法也然既言易復言萊者以其受田倍於上地嫌於得粟之多有不均之患故名其田曰萊者以明其得粟不過與上地等雖曰倍給其田而其休而為隴者皆無用之萊地耳大司徒之造都鄙即遂人之治野司徒舉其凡遂人詳其目耳

周之軍賦起於丘乘其法止於五百十二家出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馬四疋而已不知軍糧之費亦出於丘甸中如何

刑法志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食只取什一之稅但古人處處有委積之儲必不餽糧於千里之外

周軍賦齊内政晉被廬魯丘甲田賦其制異同如何

軍賦之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馬四疋是為一乘此丘甸出軍賦法乃五百十二家共出許多賦大

約七家合出一兵所謂民皆可為兵而不盡為兵也內政自五家之軌而至於十連之鄉大約周比閭之法自五人之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之師大約寓兵於農之意但家出一兵與丘甸之法異此強國之丘也丘甲謂一丘之夫便使出甲士周以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魯乃以百二十八家出甲士與古大異矣　田賦謂計田而出賦如一夫一井之田便使出軍賦不復如丘甸法又甚於丘甲矣陳止齋謂田賦亦家出一兵

夏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五畝之入為貢商一夫受田七十畝同助公田取民之制相去不逺而授田之法三代不同竊意古時民稀其後日以漸多而授田之法反倍於古借曰土地日以開闢亦豈能遽倍於古之時耶

生齒蕃庻則土地開闢只看皇矣之詩周之先公興於豳則向之荆棘莽榛今皆為人民都會天地生許多民物便有許多土地所以到周時事事增多於前如封國

與王制不同亦斥大疆土之故

大司樂固是教國子學官而鄉遂之學獨不散見於周官何耶

自鄉大夫而下至比長此鄉學之官遂率此其教養升黜之法則月終而比者百家至三年大比則合萬二千五百家而陞黜矣

廩人倉人皆掌九穀出入皆不聞會計何也

歳終則會百司庶府皆然既有司會之官在百司庶府

不必盡言可也

九職任萬民自三農而下八者皆無事於耕信然則成周盛時農之家一食粟之家九況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各又設為之職安在於駈而緣南畝哉

食貨志云工商亦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均是王民彼獨不受田又無代耕之粟一人必不然載師有士田賈田之類可見民不盡耕不為害不均之害大

井田

方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以十起數此井田結甲納税法制禄之法皆以是計如天子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法皆以方計筭數具於王制要知此只計户口輸税計户口食禄筭法合如此積起非是地段方正一如紙上之圖

同地萬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以四起數此丘乘法合

六十四井計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戎馬四疋兵車一乘是謂乘馬之法以供軍賦故百乘之家則合六千四百井而通出百乘之兵賦千乘之國則合六萬四千井而通出千乘之兵賦萬乘之國則合六十四萬井而通出萬乘之兵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起數既别當作兩項看

木鍾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木鐘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詰

木鐘集卷八

宋 陳埴 撰

禮記

王制封國辨

古者封國之法計田而不計地蓋自天子至於五等諸侯無非計其田之實而食其租賦猶後世封邑計戸口而食之故王制自天子之千里而至於子男五十里皆

言田而不言地此最為識古制者大率田可計而地不可計古者井九百畝為一里故凡謂之方一里者皆九百畝之田而八家之租賦也夫封國之里與分服之里二者為法不同封國之所謂里者乃田里之里分服之所謂里者乃道里之里田里之里其法以方而計即井方一里是也道里之里其法以衺而言如二十五家為一里之類是也此无丈數姑約此大端明之後儒攷之不詳往往混二者而無所分別至謂天下之地圖皆可以開方法計

之如夏之五服則面方五千里而開方則為二十五千里如周之六服則面方七千里而開方則為四十二千里不知分服之法計道里之遠近而為朝貢之節猶今之路程封國之法計田里之多寡而為賦祿之制豈可同日語耶今併指為田里之里而以開方法乘之則九州之內江淮河漢山陵林麓城郭溝池宮室塗巷廣袤綿亘繽紛交錯何可以實計耶既不可以實計由是創為三分去一之説而封國之制皆然審如此則平原廣野與

夫山澤險阻之地例以三分去一之說約之則必有不均之患且制禄食租無可計之實而姑為茫昧之約此豈經界既正均田制禄之道故後儒之失大抵失於以三分去一之說而論田以積實開方之法而論路如王制以田而定封是矣而復仍用三分去一之說言九州之地圖是矣而復仍用方三千里之說此攷之不精殆紙上之陳言故不得不辨

王制建學法

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以至萬民之子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幼儀之事十有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則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即大小學之立於國中者其謂之鄉學者則以教萬民之子弟即大小學之立於鄉遂者其國學之制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准諸侯之制其鄉學之制則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者小學也遂有序者大學也其學官之職則國學掌於大樂正而大胥

小胥以下其屬也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以下其屬也其教掌之法在國學則樂德樂語樂舞其凡也在鄉學則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乃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司馬曰進士是也在鄉學則鄉大夫先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司徒司徒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而獻其書于王曰選士是也其仕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往往為王朝之官所謂適士是也其

自鄉學出者大抵為鄉遂之吏所謂庶士是也蓋古者貴賤之分明世家與編氓不無貴賤之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其仕進亦不容無二途然則士之起於編氓者其終不得仕於王朝乎蓋編氓之仕進又固有二途也自鄉學而升於司徒則謂之選士是已命為士矣然由是而仕者不過於鄉遂之吏其位之卑則但曰庶士其禄之薄則但曰代耕其禮之優則僅免鄉之徭役而司徒之征則不能免也故其願仕乎此者上之人不強也

何者六卿六遂之吏自比長而至於閭胥鄰長而至於里宰不啻以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而祿之亦不過就補其民之秀異者而均之以代耕之祿其大者稍出於部伍而為之長其小者還入於部伍而治其事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如其不願仕於此者則自司徒而復升之於國學曰俊士然後論選仕進之法一與國子弟等此其所以謂之二途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古立法之意如何

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如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合族同宗

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别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絶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為之服期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功繼

曽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遷一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禀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凡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凡弟當禀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

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天子七廟之制也然有虞氏祖顓帝而宗尭則有虞之時無以備七廟之數者何耶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世皆有是言矣而詩人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者何耶

唐虞官天下必不能備七世之廟但當尭舜時亦須上推其祖考葢皆出帝者之裔不似後世崛起必有可推者但今不得而詳耳始封之君為太祖稷契是也既以

稷契為太祖萬世之下不可祧即成湯文王武王雖始興之王不可亦稱太祖故以宗稱之廟祖太祖不祧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

嚴父莫大於配天必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方可

先賢疑孝經非古書此類是郊祀配天為嚴父非謂達孝周公居攝止為行禮不可言周公嚴父兼主成王而行則當以武王為配若武王時事則周公未嘗居攝不

當稱周公

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按月令孟冬日在尾仲冬在斗季冬在女斗牛女虛危室壁正直亥子丑乃北陸也孟春在室仲春在奎季春在胃奎婁胃昴畢觜參正直申酉戌乃西陸也日月右行故自北而西夏則南秋則東此說已不可易然月令在尾在斗云者特其大約耳亦有先時者亦有後時者不必二月也今開氷必於四之日抑左傳之說亦姑以

西陸而名仲春耶抑日至北陸即開氷或先時則於

三月之首姑以四之日言耶

當以詩與月令為按不當背詩而牽合於左氏北陸西陸之説於天文家恐未合自角至箕為東方之宿自斗至壁為北方之宿自奎至參為西方之宿自井至軫為南方之宿日之所在謂之宿可也而謂之陸有冬至日行南陸夏至日行北陸之嫌蓋以日行而言則可謂之陸以日在而言則止謂之宿語不的確曰不指實故集

注不取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是隂陽之分如此注曰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不知月東行之訛如何

日月皆自東而西月生於西者乃是月落於西但人以所見新月自西故以月生於西言之月生既以西言則是初二三後漸自西而東直至望日則在東亦皆以人所見為言耳其實皆自東而西也

三代忠質文之尚以經攷之止言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而已自董仲舒始有三代忠質文之説太史公又改質爲敬當以何爲據

質者文之對以周爲文則視殷爲質矣然既謂之質則已是與文對待是猶有文了但視周則較質耳若夏則全然無文故質不足以名之而謂之忠則一向白直之稱此古今風氣之間大勢之趨相因之變如此非是定一代之尚漢儒所尚之説未然其易質爲敬者亦謂其

禮主乎敬而文不足記曰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又曰至敬無文則敬者亦質之稱

周制有升之鄉升之學以取天下之俊秀有升之司徒升之天子以取國子之俊秀然公卿大夫皆子弟繼世為之獨一太公以草莽致位公卿乃制度未定之時亦不知升之學者為何等任用耶

鄉學教萬民至升之司徒而止周禮獻賢能之書登之天府可攷其俊造之士不從司徒調官鄉遂者則復升之國學大樂正

即周禮大司樂教之其法視國子學成則獻之天子司馬官之竊意升於國學官於司馬者皆入仕於王朝同國子之選不可以鄉學萬民例論若夫伊傅太公之舉豈在學校選舉之數又有甚制度定否耶

曲禮言父讐弗共戴天凡弟讎不反兵交遊讎不同國至調人則有導人使辟之言如何

調人職在和難謂過誤殺人者與和之而使辟若不共戴天之讐非過誤殺傷之比

王制所以紀三代王者之制而每兼以虞制何也

周立四代之禮樂

商人尚白湯誥中有敢用玄牡一句玄是黑色

爾時猶是夏諸侯用夏禮也夏尚黑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晦翁

謂兼内外該本末

祖述者道法在其中憲章者法道在其内律天時者大

則顯晦屈伸小則服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

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麄底道理為末為外

王制以上大夫為卿即左傳惟卿為大夫之意至於序侯國卿大夫之次乃復有卿與上大夫之别何耶以大夫為卿只謂侯國耳若王朝則公之下有卿卿之下有大夫侯國降於王朝故以上大夫為卿至大夫之中又自分上下也

哀公問政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

道以仁此一節是取人必先脩身也後又曰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一節是脩身在知人之後也相反何故自取人而脩身由外而反内自脩身而知人由内而達外兩人字所主不同上主文武之人下主尊賢之人此章自仁者人也以下又别起義不可不事親以下乃旁通非分前後

儒行果夫子之言否然其辭似有夸大其君之意豈

夫子欲伸其道而猶不免於夸大耶

才讀論語便自見得氣象大小滋味醇漓迥别

還相為宫之法

蓋五音之中黄鍾為宫宫君也故黄鍾管最長聲最重濁其他聲皆不得過之至於太簇以下林鍾大呂等律為宫則必有餘聲過於宫者豈免於奪倫之患元來杜佑通典中自有減半聲法則必無餘聲過宫之患此乃蔡季通能明之宋朝樂不用黄鍾為宫蓋嫌黄鍾宫聲

重濁而尚輕清故以下生不去正是絃急聲絶惟是黄鍾聲重濁所以次第生得許多聲去

宫為黄鍾聲為律既皆八十一矣今林鍾六六三十六徵乃五十四太蔟八八六十四商又七十二何不相合

此自是筭不著以九分之寸約之九寸為八十一分六寸為五十四分八寸為七十二分與五聲之數正相合必以九約之方可不可自相乘也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於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个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存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大學或問曰致知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愚以為誠意工夫乃在格物致知之後今乃

云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反經意歟若以爲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事則誠意一節於八者當無不該則不當復次於八者之中經中乃格物而后誠意不能無疑

誠敬二字貫通動静始末安有格物致知時誠意不存曰我且理會格物致知當此之時不知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要之欲格物時且理會此二字爲第一義自然欲住不得所格所致方有主人不然皆妄到得知至

之後所知之理皆實則誠敬至此時節方始事事皆實氣候既至合下縝密工夫故誠意之章係知至之下雖是次第如此又須知其為一書之關隘衆條之樞紐方可

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誠意做來則理已無不明善無不實以此泛應運用宜其曲當而無毫厘之失可論何緣於忿懥好樂遂有不得其正者至於親愛賤惡之僻此猶淺近似非所以論明理之學者借曰毫

釐之差千里之繆然則何取於格物致知之功邪

此時只是隨事警覺明善涵養工夫已見於格物致知時所謂知止定靜安是格物致知時貌象至正心脩身時須用檢點省察然後中節乃是慮而後能得蓋雖是定靜安不慮却不能得自昔聖賢檢身工夫何有已時

自格物至於治國平天下固是有次第若說道做此一件工夫都盡了方可做那一件則心未正身未修時有家也都掉了從頭到尾幾時做得盡

方格物時世間道理一時都在稱量中雖履其事亦是學習到工夫成熟後方逐一升堂入室正履其位是時方是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工夫既在知止則能慮處莫是又著加思慮工夫否

稱雖具在到秤時須權輕重尺雖已定到量時須度長短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莫便是周子太極中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至萬事出矣脩道之謂教莫便是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處

若就大化上看即無極而太極天命之性也動而陽静而隂分而為五行化而為萬物率性之道也然只就天地五行上看則如來語

道不可以須臾離如何

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

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為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聖人既做不到頭則此道之全體豈終不可得而盡耶

聖人盡性踐形於道理上已無虧欠但究極而言一物不理猶為有虧一事不知猶為有欠道理匼匝無盡聖人容有不到處深言隱處無窮也

中庸費隱一章言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前輩多云此是至隱妙道著人力不得請㨿與鳶飛魚躍說來因甚著人力不得

此章言道體流行於天地事物之間充塞太虛彌滿六合無一物而不有無一事而不周其用之廣如此故曰

費然其所以然之故則隱于事事物物之間元不離乎事物而不可便指事物以為言此太極之理也故又謂之隱是以聖人言其費用之廣自其明白坦蕩者言之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得而知可得而行自其纖悉極至者言之雖聖人有所不能盡知不能盡行如夫子之問禮問官名是不能盡知如堯舜以博濟安百姓為病是不能盡行然又豈特聖人耶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或雨暘寒燠之失其時或崩竭震蕩之

不得其正是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盡故人猶有憾焉夫自愚不肖之能知能行極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是道乃無乎不在其用可謂廣矣是以君子語其大而天下莫能載者是指天而言也蓋至大而無外者天也天下果何物可以載之是言其大之極也語其小而天下莫能破者是指毫髮而言也蓋至小而無內者毫髮也天下又孰得而析破之是言其小之極也大極於天小極於毫髮而道無不在焉是吾道中三大四至也　凡此

只是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
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別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
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已不足為道矣子思猶懼人之
不明也復舉鳶飛魚躍事以實之謂鳶飛戾天是道之
見於鳶也使魚戾于天則非道矣魚躍于淵是道之見
於魚也使鳶躍于淵則非道矣萬物之生各一其性上
下之間如此昭著其用豈不甚廣邪今世儒不察却謂
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下大小之道莫能載莫能破是道

之至者是道之隱者至玄至妙更著人力不得凡可知可行可載可破皆非道之極至此玄妙空寂之談非吾儒所謂道也夫有道必有物無物則無道鳶之飛即鳶之道魚之躍即魚之道物物各具一太極物各具一性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㝠礫有㝠礫之道稊稗有稊稗之道莫非太極之流行發見者又豈別有所謂至隱之道哉凡捨物而言聖道之隱者便不是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中在何處既發謂之和

則和內有中否

既是未發即渾然一理更有甚處才發便向落一邊去雖中也只喚作和此間甚有理是一件大事不可孟浪說

既發之和莫便是時中否

謂之時中亦可今且認取和字

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否

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

著耳此為有學問人言若無學問人未發時昏昏底耳中亦何有

未發之中則中在中已發之中則中在事物不知此只是一中還亦有二義否

不倚不偏是說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中之在事物者所謂時中也中無二箇但有既發與未發耳

明德新民之為物知止能得之為事其義如何

物猶人物之物事乃從事之事就大學之書以類求之

如曰物曰知曰意曰心曰身曰家國天下皆物也如曰格曰誠曰正曰脩曰齊治平皆事也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却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才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却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

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

中庸十四章言素其位而無願乎其外晦翁以張子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尤為切至意亦與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相似雖處貧賤夷狄皆有當為底道理亦不可怨天尤人底意思未知然否

張子此語為正己不求於人言之素其位而行雖同章而意別父母無不是天下國家不能皆是語正相反

天下國家可均也謂管晏亦可做愚恐管晏人物當

不得一箇均字去

一匡天下糾合諸侯正是一切强力均天下國家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晦翁援此證聖人所不能

之説夫四者乃聖人切身事如前所援堯舜病博施

之類則聖人有不能處若此四者豈真有所不能耶

只此四者才處得不恰好皆未能盡道前章説聖人不

能即謂此類見成印證不待遠求如博施濟衆豈真不

能耶或百中遺一或千中遺十亦聖人所病也豈是都

做不得如是認則錯矣

忠恕違道不遠至勿施於人一段是忠恕之事未到仁者地位横渠先生曰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夫謂忠恕爲近仁則可謂之盡仁可乎若曰以愛已之心愛人乃是人已合一不待推廣故可謂之盡仁然與此地頭又自别

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仁

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横渠以仁言

惟天下至聖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惟天下至誠言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何以異

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中庸説到此處至矣盡矣向上無去處了一節深一節不必分聖與誠

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

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此固是定清濁而叙尊卑然古人由是而觀政焉則其嘿相感通處必有其義若只以清濁尊卑相當則亦粗矣

五聲含此象必爾方調得律呂不然即有臣陵君子過母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効法之言實有此事毫髮不可差也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

政通

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徴為事羽為物如何

國語曰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聲定律以律均鍾而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黃鍾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十二律黃鍾最尊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分為宫下生去一得五十四為徴又三分徴數上生加一得七十二為商又三分商數下生去一得四十八為羽又三分羽數上生益一得六十四為角此五聲相生之次也五聲惟宫最尊宫屬土統

最多用八十一絲有君之象故宫為君商屬金以其濁次於宫絃用七十二絲如臣能次於君之象故商為臣角屬木以其清濁中絃用六十四絲半清半濁居宫羽之中有民之象故角為民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事之象有民而後有事事劣於民故徵次角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其聲最清有物之象有事而後有物物劣於事故羽次徵此五聲大小之次也五聲大小之相次固本於黄鍾為宫若五聲旋相為宫則十二律皆

可為宮非特黃鍾為宮而已如應鍾為宮則大呂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南呂為羽無不皆然然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而有奪倫之患故立此五象以調之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若民若事若物皆當以次降殺所以律中有以半聲相應者蓋以其臣或過君民或過臣事或過民物或過事故不用正聲而用半聲以應之此八者所以克諧而不相奪倫也

角聲六十四下生變宫四十二餘九分之六又三分益一上生變徵五十六餘九分之八夫宫商角徵羽取象於君臣民事物者取其清濁高下以次降殺而得其倫也今變宫用四十二絲而變徵却用五十六絲清濁不倫徵反重於宫如何

古來只用五聲在旋宫則為六十聲後世以古樂聲太濁不恱人聽遂添二變聲見国語間在正聲之中變宫四十二絲有竒居羽之下變徵五十六絲有竒居角之下増

二變聲在旋宮則為八十四調漢唐樂皆用之庶得兩清聲相

間故樂可聽

禮運言禮義以為紀繼於大道既隱之後不知大道

之世於禮義如何

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方務施報於人往來之說

故言大道為公之時不規規於禮義禮義乃道德之衰

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莊老之遺言非先聖之格言也

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

倦如何

樂與哀半之樂乃樂其親之來享非在外之樂表記之樂則閒其敬心矣

春夏產萬物而假大之也而月令孟夏之月曰靡草死秋冬斂萬物而退藏之也而月令仲冬之月曰芸草生

四時榮枯雖有大分然一物自為榮枯乃物性不齊在大化中亦使各正其性命所以謂之大化若物物而齊

之則化工小矣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

神氣即二氣之神靈不測者風霆是也風霆流形于太空之中所以鼓舞萬物者也故萬物自之而露生風霆即土地山川之氣為之故屬地

王制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盖衣服飲食日用不可闕豈可不懋遷於市

古人制市此物豈宜取之於市市亦無粥之者考工記

曰粤之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正此意

律吕旋相為宫五聲分君臣民事物是如何

自黄鍾至應鍾總謂十二律而半為陽律半為陰吕此律吕之分也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此五聲之序也初有五聲耳自十二律旋相為宫於是有六十聲矣初有五聲之正聲自宫之有增變宫徵之有增變徵於是有八十四調矣律吕隔八生子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生太蔟自六寸上生為八寸也下生者

三分去一如黄鍾生林鍾自九寸下生為六寸也古史謂陽必下生隂必上生若拘此法則十二月之律無比次降殺之序以之候氣則氣不應矣以之制樂則樂不和矣故鄭康成有重上生法自黄鍾生至蕤賔則陽反生上隂反生下六五而終矣其比次降殺之序可用以候氣可用以制樂乃天然之法非巧筭所能為者且五聲之本生於黄鍾絲最多而聲最濁則黄鍾固為宫矣若五聲旋相為宫則十二律皆可為宫也如大吕為宫

則夾鍾為商仲呂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黄鍾為變徵矣十二律之回旋固生生而不窮若徒以正法相生依正聲而用則五音奪倫君弱臣强矣民尊臣卑矣若事物一切奪倫而無統矣故杜佑旋宫法於是有正聲焉有子聲焉正聲用其全子聲用其半庶幾五聲協比無相奪倫也如黄鍾為宫下六律以正聲應凡五惟變徵用子聲耳以見黄鍾為諸律之母有大君之象若他律為宫則下六律各不用正聲應卒用子聲減半法相

應以見不敢正敵黃鍾有隆殺之義焉然黃鍾至尊或反見役於他律者蓋諸律當權用事則黃鍾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但不用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止可役使子律耳以見君有常尊也然旋宫之法正律亦用減半以應者蓋宫常為君商常為臣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物子無過母之法臣無高君之理必用減半法以折之則清濁高下以次相比無奪倫之患所謂金聲玉振終始條理也先儒不知此法故律聲不諧

古樂遂廢要之鄭康成之重上生杜佑之減半法真圓機之士非紙上之空言也

十二律上下相生法何謂夫妻子母

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陽律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此陰呂也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六律六呂十二時位焉乾坤之六爻位焉故子者陽數之始也黄鍾生焉是為乾之初九至於六陽盛於無射則為上九矣未者

陰數之始也林鍾生焉是爲坤之初六至於六陰盛於仲呂則爲上六矣且黄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是爲夫婦林鍾之初六上生太蔟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是爲母子太蔟之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同是二位是爲夫婦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二與三異位是爲母子姑洗之九三下生應鍾之六三同是三位是爲夫婦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三與四異位是爲母子蕤賓之九四下生大呂之六四同是四位

是為夫婦大呂之六四上生夷則之九五四與五異位是為母子夷則之九五下生夾鍾之六五同是五位是為夫婦夾鍾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五與上異位是為母子無射之上九下生仲呂之上六同是上位是為夫婦大率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古史謂陽必下生陰必上生若拘此法則十二月之律無比次降殺之序以之候氣則不應以之制樂則不和故鄭康成有重上生法自黄鍾生至㽔賓

陽反上生陰反下生五下六上以序降殺以之候氣則應以之制樂則和視古法爲有用之律矣

率性之謂道呂氏謂人受天地之衷以生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智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不失其所受於天者然後爲道晦翁云程子之論率性正是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而言若呂氏所云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而得之竊意未率之初既有此性已具此道吾特因而

率之則由性而之教者皆道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兩句是懸空說未著人事在至修道之謂教方始謂人率性謂萬物之生各有一性如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牛必穿鼻馬必絡首牛不可為馬馬不可為牛者各循其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是謂率性之道先儒於此三句只就人性起頭或者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晦翁所以不取

率性之謂道

莊老云串牛鼻絡馬首以為聖人皆遏其性而不出於人性之自然伊川曰這意思真見得率性道理牛鼻不可不串馬首不可不絡以牛之首而絡得乎以馬之鼻而串得乎亦因其性而率之斯謂之道陰有陰之性陽有陽之性五行二氣亦各有性至於魚之性則順乎水鳥之性則順乎山各有其性夫道若大路然又云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萬有不同各一其性而

不相假借此即人物各有當行道理故謂之道此只懸空說在不要作聖人安行順理說如牛必穿鼻馬必絡首各有所率之性各有當行之道豈只是聖人事未說到聖人在

天命之謂性

天命流行付與萬物人得之而為人之性物得之而為物之性此兼義理氣稟而說性不露芒角而夫子孟子諸子之言性盡在其中矣

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

或在此

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此為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其未發之時

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為性則是稱圓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然惟中故可常常處便是中終非兩端物事

理會得時萬理總是一理未理會得時萬理各是一理今日方理會未好滚合說混沌話中不可為不易庸不可為不偏界截條限逐一商量

不覩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

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問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説戒謹恐懼盖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盖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

當不覩不聞而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

自常存不可欺以妍醜上察惺惺法者豈謂此乎若如此說則是他自常存了何用戒謹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覩耳無聞一齊都放下也若釋氏之地則一齊都放下空空底沒些事吾儒政不如此須當此地常自惺惺地也此地又太著力不得著工夫自知

不覩不聞若無恐懼則是槁木死灰全無知覺此心既無知覺到得發時却是外面更生一道理也中庸

大意雖不在是然說持養話頭認此意如何

便是此話頭執著不得才說知覺持養即成已發雖必

有事而不可正其心此際如灰裏養火冷灰中煨火自

在不宜撥著才撥著則見火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且說道理費處已該一隱字意下

面又添一箇隱字來還是再有隱道理否

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道即器器即道何用分

上下程先生曰須著如此說此語要人理會理會得時

即是一物

致中和一段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則極其中而天地位自謹獨而精之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愚意戒懼謹獨時中和未判混然一理未審戒懼何為致中工夫謹獨何為致和工夫

動息有養此中庸精密工夫戒謹於不聞不覩之時此即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之時此即既發時工夫若曰致中除戒懼一條何以見其致處若曰致和除謹獨

一條又何以為致血脉相承如此此致之一字最是工處

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

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强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

鳶飛魚躍一章程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鳶飛魚躍是道體流行顯見徧滿匼匝只是無人領會

得要領會得時除是有孔子等氣象方參得透今世做工夫人心却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正在勿助長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没一事無事而忘此皆不是水止鑑空之體所以參不得天地妙理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張子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

其説顯然如何

衆人之説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亦是將他共有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為衆人非

聖人意

忠恕違道不遠程子所謂動以天言如何

曾子言忠恕與子思不同者盖聖人事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動以天也子思正言學者事只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動以人耳

此處當置局東西面說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為人處是如何

大要不要人去昏嘿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中庸言自誠必先學問而後力行大學言明德必先格物致知而後正心誠意是則博學之功誠入德之門至說修德方說講學而遷善改過等事又反在修德之後言之何歟

脩德講學遷善改過四者明如日星不用無端繳繞只合逐條自勘當從頭做去也得從尾做去也得中間起

頭亦得

二十二章以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是如何

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都要一般面目只合逐章體認如天道人道才不費力處便是天道才著力處便是人道

晦翁謂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夫生知固可以知言而安行何以主於知利行固可以行言而學知者何以主於行

論語論進修之序皆先仁而後智中庸論氣禀之殊皆先智而後仁謂仁人為聖人者以進修言也謂上智為聖人者以資禀言也中庸既以智為聖人則生知安行皆聖人之事安行所以屬智既以仁為賢人則學知利行皆賢人事學知所以屬仁凡中庸人品之論各有所屬分配自有並行不悖處

至聖以德言也至誠以道言也德非道莫能為故凡見於日用者皆道也即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

大本既歸之至誠至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歸之

於至聖何也

聖者靈通變化之稱人道之極　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與天同德也經中凡說天德處必曰至誠凡論人倫之

至處必曰至聖

中庸追王之旨晦翁以為推已及人而混喪祭而言

莫便是人各伸其情於父母否

伸情於父母處獨齊衰之喪上同於天子其他各有限

節等殺不可盡伸也

文王追王者也何中庸言追王而不及文王據此却似文王生已稱王與詩中受命作周武成處語亦類此但先儒堅謂不然當以孔孟之言為斷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是時大勢已成只不伐商耳

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為周公而武成所稱太王王季文王或以為追王是武王果周公乎武王乎

又如武成稱王皆後來史臣之文

周禮之文皆周公所制追王是文武之意故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制此禮

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三近字體認未甚親切

全此理者為達德近此德者為入德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有誠處比誠者地位如何

此語不要大看未是統體誠處乃是逐節逐曲推致各造誠實地位直到下面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方說全體

誠處

程子解鳶飛魚躍一章曰此是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指何理言

若是一物生見解人便指直是道理所以活潑潑智磨不生只是鳶魚所以死搭搭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

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中庸六章言舜其大知也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又十三章言庸而不及中何也

此書從頭至尾句句是中句句是庸不要摘字看才如此看自此至此說中自此至此說庸是尋行數墨之學

自格物至治國平天下是有次第道在於謹獨抑不知戒謹恐懼還是毋自欺須從上面起抑戒謹恐懼

即是毋自欺境界

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覩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覩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

誠意章所謂自欺與下文小人閒居爲不善有分別否

才萌欺心便落小人漩渦中可畏之甚

或問曰敬若何而用力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其門人謝氏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尹氏則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

敬字本不用解注但操存此心常令存在便是主一無適惺惺法與整齊嚴肅之語共是扶起主人翁不令放倒耳不用他引證引證便死了只自驗看

或問曰但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如何是明德之所發

良心善性時有隙光半點自發見處如見孺子而惻隱感霜露而怵惕雖未嘗學問人亦有但常人不能體認不能擴充俄頃又放過了所以終身昏昏底

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耶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耶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賢欲人警悟處剪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曾剪斷密察之間有味即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来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忿懥恐懼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此數者皆由七情中出大學之七章以上四者釋正心八章以下釋修身何所區別

總是七情之動一則心與事應一則身與人接但前章

主事而言於事上有所滞著則於心裏有病心裏有病則其脉過於身身受病則其脉過於家但正心一條説理細修身一條説理麄

傲惰之説或問言傲惰凶徳也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有傲耳若因人之可傲而傲之則是常情之宜有事物之當然

傲惰所疑極是本無兩種傲惰但人有此僻多不知覺既知覺則當消磨去之耳曲禮傲不可長是也

必忠信以得之章句云循物無違謂信晦翁嘗謂以實之謂信此乃以循物無違言何耶

古語言有物而行有常物即實事也據實事而言大者依他大小者依他小實有五分便依他五分實有十分便依他十分是謂循物無違是謂以實之謂信

格物致知疑與記誦博識相近伊川說格物為誠意之本明道謂記博為玩物喪志

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喪心

之學二事正相反猶言温故知新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不可為人師

是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數句皆以先言獨致知格物一句乃以在言恐上數條一節是一節部位分明如升堂了方入室下條如著衣便不寒喫飯便不飢是貫串工夫

此節工夫貫串不比其他科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

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僻豈不是身與物接

晦翁謂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如何

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

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

悠遠則博厚不知此博厚主內而言邪抑主外而言

邪

自徵則悠遠而下皆主效驗之積於外者言之

木鍾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木鐘集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　椿

木鍾集卷九

春秋

宋　陳埴　撰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或謂用周正然周雖正朔未嘗易時月商之元祀十有二月明月不可易秦之元年冬十月明時不可易今以為用周正則時月皆舛矣或謂用夏正則是夏之正月而何以為王之正月

或以為夏時冠周月則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安可謂之春是時又皆舛矣且建寅而又建子不幾有兩造化反覆殊不可曉不知果當出何說

周事令不可改但以秦事觀之可見繫周事者也當只改其建正不當改其書法令秦既書冬十月為歲首即周以冬十月書之可知秦自十月十二月之下仍書正月即周正月即周之書法可知所謂行夏之時者乃是將周歷書重與排過從他正月為始胡文定撫商秦書

法為證已是得之但云以夏時冠周月則不成法度矣但書災異事與令説不合語不可曉缺之無害

左傳驪姬譖羣公子一段末云晉人謂之二五耦注云二耜相偶不知古今耕二耜相偶如何

古人耕法不用牛而以兩人代一人代之則力不足必兩為耦則可故或謂之耦耕或謂之並耕耜即今之犁頭也廣五寸耦耕則用二耜兩其五寸故其耕之處深廣一尺晉人所以有二五耦之譏

曲沃武公之并晉國也天子不能正之而復命之是

天下壞亂久矣溫公獨以壞禮自三晉始何耶

周室壞法亂紀自入春秋來已下儕於列國如交質子事左氏不責鄭以亡君臣之分只責其信不由中葢當時看了此等事只作尋常事體看更復説甚名分事釐王封曲沃武公為晉侯非是國之號令猶能行於諸侯負篡弑之罪自知不容於諸侯故厚賂周室以求長安本邑耳當時若尚有王法安得無忌憚若此溫公欲發

大義於一書之首故借名分以明之其中辭語有失契勘耳通鑑以三晉為一書之首故大其義以繩之末為合事實也

左傳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莫是詩否

此即是詩當作春秋時二章詩看然而不可不明訓詁古詩不過如此若訓詁不明安知隧為何物耶隧地下路也

閏法左氏謂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可將正
義攷否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疏云一歲三百六十有五
日四分日之一言六旬者舉成數而言耳按左傳正義
曰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已寫在六經總論中

宋宣公舍與夷而立弟穆公厥後亦舍子馮而立與
夷左氏釋傳謂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饗之是取其傳賢不傳子至公羊乃云宋之禍

宣公為之故君子大居正與左氏相反如何

宣公舍子立弟固是擇賢況兄弟相繼自是殷法未為失正公羊以成敗論人歸咎宣公不知殤之不君正使當下便立他其禍尤速宋之禍不起於兄弟之爭自是殤之不君爾左氏謂宣公知人固是謂立弟而子享若以成敗論當宣公之時豈逆覩其立我子耶

齊威以四十餘年之經營而齊之霸業一傳遂斬晉文以一年之亟就而晉之霸業終春秋而不替或謂

齊得孝公以嗣位不若晉得襄公而靈成景悼昏昧滋甚何能長有諸侯耶

晉自文公之後不成霸業是時乃楚莊稱伯敗晉于邲楚衰晉悼復伯自悼公以後晉楚同主夏盟宋之會至申之會則天下之大勢又在楚而不在晉矣

春秋之作始於無王終於無伯止齋先生謂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夫當時列國皆此等人而獨歸罪於二國何耶

以其嘗敗王師故曰無王自鄭始以其嘗伐晉故曰無伯自齊始

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丕鄭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惑二者孰正

効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鶩効里克不得則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隱公攝位何故得列於十二君歐公有論

隱桓俱非正嫡但隱長而桓少則隱之受國於先君正也乃欲遜于桓此即非禮之禮有類子噲之事宜其自貽伊慼三傳不辨長幼之分又從而成桓之志名之曰攝夫既君其國矣國人又已君之矣何攝之有

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以子加糾則諸侯繼世在喪之稱也集註謂小白兄而子糾弟未審何据

公殺糾不稱子胡文定公主公穀義其所按之辭曰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集註祖之

春秋吳越之爭始於何時更敗前後凡幾

昭六年楚通越以困吳吳越之兵爭始於是定十四年吳會黄池之歲吳之極盛也而越滅之春秋於是終焉以為天地之大變哀元年吳嘗滅楚矣而春秋不書豈以其卒能報吳耶

哀之十年傳絳縣老人事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未曉其說

亥字古寫較橫些〻其字頗類算子位故史趙借此字以

寓算數如令不用下畫於旁但橫看便如四箇算子位此是滑稽伎倆見晉之諸子皆曉算法皆能隱語絳縣老人豈是不識故作隱語以使人測耳却被師曠一口測了曰是七十三年師曠又不下算却只說是魯會承筐之歲狄戎伐魯之年以示算法亦謂無人能測識者不知士文伯一見而決為之箋注云此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文伯非術數之家其敏又在師曠史趙之上所以見晉多博聞之士多精算之家一談論之頃而數美

具焉

僖九年宰孔言齊侯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如何齊威既南征北伐矣東西則未能遠畧也宰孔意其伯業將衰決然不能西畧若東畧則未可知耳故語晉不用憂西以晉在西故也

楚子問鼎王孫滿辭楚兵乃去之然是謂楚兵之去則周之天命必未改耳使楚子果欲多上人豈文辭所能折

來說卜世卜年為假說之詞只王孫滿陳義如此楚安得不折服楚莊有志齊桓晉文之事桓文未能改楚莊敢遽無分乎猶可以義折也

先儒嘗以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說最為不是且舉日南至與秋大水無麥苗一兩事辨明之復不明載其用夏時周時未審春秋所書災異事果用夏時耶周時耶

夏時冠周月不是道理春秋全是夏時只除了隱元年

冬十一月十二月不書從他春正月排去直到冬終然
便是夏正若用周正則隱元年當云冬十一月今只除
此兩月不書耳此説甚長聞之蔡西山云書灾異皆應
夏正如僖末年書隕霜不殺草梅李實見是夏十二月
分明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釋者謂
仲尼上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則春秋固
周禮所寓彼易卜筮書也未知與周禮何合

周易雖卜筮常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侯國想無此官亦無此書故其卜筮繇辭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如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之筮又晉嫁伯姬之筮自是一項占書今火珠林類是獨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莊二十三年與魯穆子之生昭五年南蒯之叛昭十二年穆姜之出襄九年凡周易魯所筮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唯周與魯有之列國占筮皆是俗法惟魯與周正法故韓宣遂謂周禮在魯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同

木鍾集卷九